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馮光熙

通鑑續編卷十九

元 陳桱 撰

乙卯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春正月以李沐為右正言二月趙汝愚罷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詔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上䟽論之乞罷宣押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貶知福州

趙汝愚提舉洞霄宮罷兵部侍郎章頴知臨安府徐誼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旣罷免不當以書殿隆名帥藩閫重寄乞令奉祠省咎從之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絶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奏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章頴徐誼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韓侂冑怒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不當貶不

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僉書院事○竄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于五百里外宏中與周端朝張衟林仲麟蔣傅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秉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

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韓侂胄大怒内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揺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焉

以李沐為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為右正言○五月金命左丞相瓜爾佳清臣行省事于臨潢府以伐北鄙阻韈等部○詔戒百官朋比○六月劉德秀乞考核真偽以辨邪正從之遂罷國子祭酒陳仲國子司業汪逵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自程顥程頤以先王之道淑諸後進

其徒楊時尹焞傳其緒言由是羅從彥李侗朱熹張栻力行致知以求深造其域流俗之人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怨趙汝愚朱熹以其從游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其言以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脩皆偽情耳復陰踪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至是右正言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真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孫元卿袁燮陳武皆罷陳仲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仲逵為狂言亦被斥德秀嘗官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居朝覲內除而留正語著作佐郎范仲黼曰若留德秀班行朝廷無安靖之理

德秀故怨二人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建言請考核真偽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謨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陳伸顯之孫醇德碩學為時所尊謚政皆可師法與人未嘗有競及偽學之論起凡七上章辨之竟以是去焉

加韓侂胄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

中丞何澹素有怨于周必大及趙汝愚韓侂胄引之以成偽學之禁澹遂上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詔以其章榜示朝堂澹尋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冬十月以子恭為安定郡王○

十一月安置提舉洞霄宮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行至

衡州暴卒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由是何澹劾汝愚落其觀文殿大學士及宮

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葉適亦奉祠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遂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訃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名明

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卒為侂胄所擠斥死遐荒而宋之陵夷馴致于不可為惜哉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盖其驗也李沐胡紘遂用為罪云徐誼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是以侂胄怨之

金瓜爾佳清臣免以右丞相完顏襄行省事于臨潢清臣至臨潢令伊喇敏完顏安國為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哈拉河前隊攻栲栳濼諸營下其十四回迎清臣屬部薩察掩其所獲清臣遣人責其賧罰北準布由是叛去大肆侵掠金主遣使免清臣以襄代之襄至臨潢遣布薩揆等進兵大鹽濼攻其諸營伊喇都等為鴻吉哩部兵所敗死之

十二月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金

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剛直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罷去

丙辰 二年金承安元年 春正月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夏四月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禮鬱鬱不愜志稱疾求罷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僉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初翥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胄遂薦翥而罷思 金初行區種法

○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以張釜為尚左郎官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左郎官作華文閣藏孝宗御集也秋七月加韓侂冑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罷殿中侍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

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姦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日之御札若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臣章播告中外令舊姦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帝從之乃詔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正士愈急矣黄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黼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胡紘乞住進擬偽學之黨從之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来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迹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

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

九月嗣濮王士歆卒○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嘗擊朱熹也

十二月罷祕閣脩撰致仕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

臺諫皆韓侂冑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清議未有誦言攻熹者胡紘獨草疏將論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上疏追論程頤之罪侂冑薦為御史紘即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朱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飱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鵞湖之寺或

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絶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絶頂腹飢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尤袤楊萬里交薦于朝名之不起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會偽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

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来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趍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静以還造化舊物閲三日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疏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行詳說律吕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二月詔偽學之黨勿

除在內差遣從邵褒然之言也尋復有論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從之　夏四月以不祛爲嗣濮王○閏六月貶觀文殿大學士留正爲光祿卿居之邵州韓侂胄憾正都堂之辱諷右正言劉三傑論正四大罪其首云招引僞學以危社稷詔正落職罷祠論者不已張釜言之尤力遂責之　秋八月金尚書右丞胥持國有罪致仕持國爲金主信任與李妃筦擅朝政張復亨張嘉貞張光庭張巖叟張翰趙樞高元甫傅汝梅裴元郭郛十人皆趍走其門俱爲御史臺官人戲謂之胥門十哲至是爲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　九月以劉三傑爲右正言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僞

學之人　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韓侂冑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而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甘結聲説非偽學之人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高麗王晧以其弟晫權國事○金復以胥持國為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黄由　知緜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

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
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
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
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
吳柔勝李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
壬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蔡
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
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厥中侍御史張巖劾
由阿附罷之而擢沈
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戊午 四年 金承安三年 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三月
葬憲聖慈烈皇后○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
公賜玉帶許佩服○詔禁偽學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

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午流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不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弗可復反歟將狃於國之深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下毋忽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於要職

以丁逢為軍器監　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

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京鏜何澹時附韓侂胄專主僞學之事深悦逢言即薦為軍器監

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帝子兖沖惠王竣卒未有皇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後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

以趙師兿為工部侍郎師兿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甚有能聲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兿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以遺四夫人

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羼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羼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羼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時銀每鋌以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價隨以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未幾寶貨多雜以銅錫寖不能行燕京閉肆迺罷之

金大賚北鄙將士授官者至萬一十人

己未五年金承安四年

春正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聘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

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及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事得已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二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和附偽學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吏部尚書胡紘免○

三月金立王晫為高麗國王○夏五月行統天歷○

秋七月吏部尚書劉德秀免○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壽康宮帝始率群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詔進宰執官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冬十二月嗣濮王不祛卒

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三月前祕閣脩撰朱熹卒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羮率與之共

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它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于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攷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刋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稱計其最知名者曰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

來仕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殁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仕終朝奉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其所發乃從熹折衷之諸生畏服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茍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仕終直華文閣○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圖之説無所不讀熹嘉其篤志

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殁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耳○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沉元定子也著書傳

安定郡王

子恭卒○夏四月以不壆為嗣濮王○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上皇后李氏崩○許及之以母喪去位○秋七月以陳自强僉書樞密院事初自强嘗為韓侘胄童子師及侘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侘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侘胄名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侘胄設褥于堂延自强升坐再拜次名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侘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即除太學録未踰歲三遷為祕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遂為中丞旬日登樞府自强以選人意圖諸州學官不自意遽至大用遂委身諂附侘胄焉

八月太上皇帝崩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及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有

可觀者及宮闈妬悍閹寺交搆驚憂致疾孝養遂怠孝宗之業衰焉

京鏜卒

鏜初與韓侂胄友善因得大用遂一變素守奉行侂胄風旨唯謹時附益以成其姦又薦劉德秀居言路以排擊善類侂胄之謀多自鏜發之

攢慈懿皇后于臨安府南山之脩吉寺○九月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

祖泰夷簡五世孫也性疏達尚詆論事無所忌諱時御史施康年林寀劾周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帝將降詔貶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强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

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令師旦以潛邸随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周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尋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上書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

者乃病風喪心耳

命謝深甫朝獻景靈宮嗣濮王不儔朝饗太廟○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以與愿為福州觀察使更名曮○皇后韓氏崩○十二月葬永崇陵○攢恭淑皇后于臨安府之廣教僧寺○加殿前副都指揮使吳曦太尉

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是歲西遼亡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為少保從施康年言也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秋七月何澹罷

時吳曦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求還蜀陳自强為之言于韓

侂胄佗胄許之曦賂偶不及澹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令顧立異遂罷奉祠澹急於榮進阿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空士論罪之

大旱○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僉書樞密院事○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曦至興州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

八月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府

奈曼襲西遼滅之西遼主珠勒呼獵奈曼王庫楚類汗伏兵八千擒之而據

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珠勒呼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珠勒呼尋死遼祀始絶

壬戌 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師旦平江府書佐也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竄名姓于嘉王邸吏士内遂以潛邸隨龍恩入官云 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 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已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偽黨之禁寖解貶斥者漸還故職矣 禁私史

○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以子覲為安

定郡王○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作寶謨閣藏光宗御集也九月太師嗣秀王伯圭卒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冬十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后不知何許人或云會稽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帝即位進封婕妤有會稽楊次山者后自言是其兄因姓楊氏韓后崩后時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中宮未知所屬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由是后與侂胄有怨次山自是貴顯矣加韓侂胄太師先是監惠民局夏允

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佗胄平章軍國重事佗胄聞之陽辭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時佗胄既弛黨禁因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讜等皆起廢進用於是名士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矣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佗胄之門莫不傾心阿附而蘇師旦周筠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熏灼

閏月封福州觀察使曮爲衛國公

癸亥 三年 金泰和三年

春正月謝深甫罷 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深甫固請乃許之 張巖罷○帝臨太學○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僉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僉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巳亥朔日有食

之○五月以陳自强為右丞相時韓侂冑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强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豬手耳加以包苴盛行自强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幷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嘗火自强所貯一夕煨燼侂冑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為恩主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冑姦宄專國自强表裏之功為多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命殿前司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九月袁説友罷○冬十月

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金貶奉御阿嚕岱為彰德府判官金主自即位即為北鄙準布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藏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賦斂日繁民不堪命懼宋人乘其隙乃命聚糧增戍於東南境上且禁襄陽榷場宋人聞之乃嚴設守禦韓侂冑遂有北伐之謀市馬厲兵習戰造艦奉御阿嚕岱使還言於金主以為師期有日金主以其生事笞五十而貶之十一月安定郡王子覿卒

甲子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時有勸韓侂冑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冑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黄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

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鄭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鋭矣

高麗王晫卒子韺立○二月金命州郡無學者並建置之○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秋八月張孝伯罷○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一月以伯栩為安定郡王○十二月以陳自强兼國用使費士寅張

巖兼同知國用事韓侂冑議恢復陳自强請遵孝宗典故刱國用司總覈內外財用掊克民財州郡騷動焉

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春三月費士寅罷韓侂冑欲以士寅鎮興元以圖恢復士寅固辭遂罷師入犨州師入犨州來遠鎮唐州得諜者言宋屯兵鄂岳將謀北伐金主命樞密院移文于宋依誓約撤新兵毋縱入境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僉書樞密院事○以李奕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啓釁竄岳于建寧府韓侂冑銳意恢復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恐

啓邊釁且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五月詔以衛國公曮為皇子進封榮王○金以布薩揆為宣撫使會兵于河南金主聞宋將見伐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衂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畔盟完顔匡獨曰彼取先世開寳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布薩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宋戚栱復漣水縣六月金人復取之○以程松為四川制置使○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重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陳自强援文彦博故事乞令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侍御史鄧友龍等繼以為請詔從之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遂置機速房於私第以圖恢復權勢日盛

至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
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
度使領閤門事韓侂胄恢復之議皆師旦發之以韓侂胄兼國用使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使司布薩揆至汴移文責宋敗盟宋三省樞密院答
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
宋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
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它盜及聞
行臺之建益畏讋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糒
窮蹙饑疫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時
金羣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
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
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
州○九月劉德秀罷○陳景俊如金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景俊

往賀正旦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韓侂胄聞金命布薩揆宣撫河南乃以崈應之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僥倖萬一宜亟斥絶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崈手書切諫曰金人未有意敗盟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悦大旱○師襲比陽殺金阿里哈索多○師焚黃澗獲金高顯○冬十二月金趙之傑來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以其禮倨請帝還内從之

丙寅二年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年蒙古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元年春正月

師入薩滿谷獲金果囉○三月以陳仲爲京湖宣撫使仲遂致仕仲爲吏部尚書以韓侂胄當國恒不樂欲去及北伐之議起上書切諫侂胄故首以藩閫命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爲副使韓侂胄遂致仕

胄期以四月分道進兵故有是命曦由是得總兵馬財賦之政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其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殊不悟其變陳景俊還自金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羣臣以渝盟爲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强自强戒

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更定比保法以五家為鄰五鄰為保以相檢察城郭則置坊正村社則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稅勸課農桑又設主首以佐里正錢象祖罷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奪二官信州居住夏四月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遣衛卒戍淮東○追貶秦檜贈謚論檜主和誤國之罪奪王爵降封衛國公改謚繆厲復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金命其

平章政事布薩揆領行省事會兵于汴以宋渝盟也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曦久蓄異謀及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五月王大節帥師復蔡州不克而潰○以伐金詔四方及告于天地廟社韓侂胄請帝降內批云北敵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書明示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維兹金國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鷔泊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有隙之可乘兵出有名師直為

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興佗冑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越六日以伐金告于天地廟社

金以布薩揆完顏匡為左右副元帥 金以宋畔盟告于天地廟社以揆匡為副元帥遣兵分守要害而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李爽帥師圍壽州○郭倬李汝翼田俊邁會師圍宿州敗績金人執俊邁○皇甫斌敗績于唐州○秦世輔之師潰于城固縣○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柄嗣 柄孝宗孫而魏惠憲王愷之子也均之父

曰希瞿六月李爽敗績于壽州○鄧友龍免以丘崈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郭倬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田琳復壽春府○秋七月蘇師旦有罪韶州安置韓侂胄聞師屢敗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招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純佑未幾死戚春敗績于邳州○九月

金富察貞取和尚原〇冬十月金人分道來侵赫舍哩執中圍楚州布薩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以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赫舍哩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赫舍哩執中以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以兵一萬出陳倉富察貞以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以兵一萬出臨潭舒穆嚕仲温以兵五千出鹽川完顏鱗以兵五千出來遠丙子執中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朝廷始懼十一月詔郭杲帥師次于真州以援兩淮〇以丘崈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崈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匡入光化棗陽襄陽軍隨州〇金布薩

揆渡淮入安豐軍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鄂屯驟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宋陣宋師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頴口下安豐軍及霍丘縣進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以陳謙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金赫舍哩子仁入滁州○金完顏匡圍德安府○金富察貞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金赫舍哩子仁入真州州之士民大潰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濟逃者大有所全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吳曦焚河池

退保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以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廵檢使遣之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欵于綱及富察貞破和尚原湫池堡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關陝大震轉運判官陳咸言曦反程松不之信也

金赫舍哩子仁侵六合郭倪遣師救之戰于胥浦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完顏充入

大散關吳曦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撤藩關之戍金人由版閘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關遂陷丘崈遣使如金師議和金布薩揆從之遂還師下蔡和州圍解揆欲與宋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靖遣之渡淮丘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非朝旨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崈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靖回得金行省幅紙崈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崈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崈以上聞帝諭崈使歸罪邊將崈乃復遣王文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

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専擅文采還密復遣文采及林拱宋顯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歳幣撥始許之密聞于朝朝廷乃以報書令陳壁往馬壁至撥遂自和州還師次于下蔡於是金人在淮南者皆去惟留一軍守濠州

金立吳曦為蜀國王大散關既破曦乃退壁興州之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曦于置口曦且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仍獻階州遂自置口還興州綱乃以金主命遣假太倉使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國王曦密受之翌日召幙屬諭意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戸一朝掃地盡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郭澄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薛叔似陳謙免以吳獵為湖北京西路宣撫使知江陵府叔似素以功業

自期及臨事絶無可稱蜀郡多陷故坐免

程松自興元逃歸

金烏雅緋哈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曦始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尚未悟其變會報金兵至民大奔松亟趣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猶遺書乞臨禮于曦稱爲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匣疑爲劍也大恐即急走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鄂諾河

初天后阿倫果斡寡居屢有光明照其腹一孔三子長曰布古哈塔吉次曰博克多薩勒濟固季曰勃端察爾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爲部曰哈塔錦曰沙卜珠曰奇雅喇又謂之扎拉氏居于烏桓之北與輝和爾泰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達旦烈祖諱伊蘇克依勃端察

爾之九世孫也攻塔塔爾部獲其部長特穆津還次于特哩袞盤陀山而生子烈祖因以特穆津名之是為太祖皇帝烈祖卒太祖皇帝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楚特部泰楚特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太祖皇帝與其母諤楞太后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于都爾本兆蘇之野泰楚特等敗去太祖皇帝因得少安時泰楚特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特穆津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因悉歸太祖皇帝泰楚特部遂微既而太祖皇帝為塔爾巴哈台所執其部人蘇勒庫實勒們釋太祖皇帝且命子齊拉袞委質馬未幾塔塔爾部叛金太祖皇帝自鄂諾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太祖皇帝為紳克圖嚕猶中國之招討使也太祖皇帝以克埒奈曼二部強盛事之甚謹奈曼反侵掠之太祖皇帝求援于伊爾濟部伊爾濟殺其使太祖皇帝怒與戰于圖滿盤陀山伊爾濟大敗太祖皇帝還居于塔哩珠之野諸部

為克埒所敗者多歸馬巳而克埒王汗暴戮其族王汗之弟額爾克哈喇不能堪叛歸奈曼部共立伊納克齊為汗以兵敗王汗盡取其衆王汗出走太祖皇帝以其與烈祖有好自吉魯爾河迎之會于圖喇河結為父子因攻默爾奇斯溫都爾二部掠其貲財以給王汗王汗部衆亦稍有歸者太祖皇帝遂與共攻奈曼部博囉汗戰于赫辰巴納盡取其衆王汗漸強因害太祖皇帝之得人欲圖太祖皇帝太祖皇帝辭去次于薩里川而王汗移居于圖喇河王汗之子伊勒哈等率衆至為奈曼部所掠王汗復遣人告太祖皇帝攻奈曼以報之太祖皇帝即遣博爾濟博爾歡穆呼哩齊拉袞四人將兵赴之遂盡奪其所掠歸于王汗太祖皇帝復與母弟楚齊格爾攻奈曼大敗其衆而還奈曼部因是衰弱太祖皇帝乃會王汗于薩里川布朗吉爾崖復率衆攻泰楚特部大戰于鄂諾河泰楚特部長杭呼敗走於是鴻吉哩等五部會盟

將攻太祖皇帝及王汗太祖皇帝迎戰于保喇川大敗之而王汗之弟札實甘布等怨王汗殘忍逃降奈曼王汗以衆居于哈巴爾哈雅山太祖皇帝居于察察爾山塔塔爾部與鴻吉哩等七部亦怨楚齊格爾侵掠會于揵河共立札木哈克部長為楚勒汗將攻太祖皇帝太祖皇帝率衆與諸部戰于哈里雅爾台和囉噶之野敗之楚勒汗遁去鴻吉哩部遂降于太祖皇帝自王汗為下所逐太祖皇帝奉之五年而益勤金泰和二年秋奈曼博囉汗率六部之衆攻太祖皇帝及王汗太祖皇帝與戰于滿達之野會大雪奈曼軍潰而去冬太祖皇帝居于阿卜薩奇爾台實喇山王汗居于必里克沙陀中太祖皇帝求婚于王汗王汗不許由是太祖皇帝踈之楚勒汗聞之往說王汗之子伊勒哈言太祖皇帝將行不利于王汗伊勒哈信之遂以兵焚太祖皇帝牧地泰和三年王汗與伊勒哈謀遣使詐以定婚召太祖皇帝太祖皇帝以

為誠然而往王汗之牧馬人奇徹勒與弟巴圖知其謀以告太祖皇帝太祖皇帝乃止而帥衆與王汗戰于哈喇沁之野王汗屢敗矢中伊勒哈之頰乃斂兵太祖皇帝次于阿爾古訥有騎四千六百因循喀爾喀河而進至董阿澤遣阿里哈致言于王汗曰昔汝珠爾汗謂汝奪其兄呼爾察和斯必瑠汗之位而肆殺戮于昆弟故逼汝于哈拉袞之隘汝窮迫無計以百騎來依我先人我先人偕汝以雪耻備歷險阻以破其國珠爾汗僅以身免走死河西我先人盡以其土地人民歸汝結為諳達致我事汝如父嗣爾汝有窮厄我盡心以救恤使汝得至于今我何負於汝而欲加害於我哉王汗大慚欲止伊勒哈不肯曰彼能勝我聽取我國若我勝彼當亦取其國耳因進兵太祖皇帝與穆呼哩博爾濟博爾歡齊拉袞飲水于班珠爾河誓必報其讐遂大會屬部于鄂諾河源而進擊王汗于

察察爾溫都山大敗之王汗與伊勒哈以數騎逸至納沁烏蘇河奈曼部人執王汗殺之伊勒哈奔西夏亦為人所殺克埒遂亡太祖皇帝以奇徹勒巴圖有功命為千戶賜號達爾罕因大獵于特默格川宣布號令而還奈曼迪延汗遣伊克鼐爾告于洪果部長阿嚕哈斯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可知世豈有二主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乎阿嚕哈斯遣人以其言告于太祖皇帝具以所部附之泰和四年春太祖皇帝大會屬部于特默格川謀攻奈曼以呼必哩哲伯二人為前鋒與奈曼迪延汗默爾奇斯部長托克托克埒部長阿林台實衛喇特部長呼圖克伯奇并扎木哈克都爾本塔塔爾哈塔錦薩勒珠特部戰于阿勒台迪延汗敗死諸部悉潰太祖皇帝益以盛强泰和五年遂攻西夏破拉伊哩寨及羅索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鄂諾河之源建九遊白

旗遂自號為青吉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太祖皇帝之貢允濟竒太祖皇帝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太祖皇帝聞而憾之蒙古滅奈曼執博囉汗以歸

丁卯三年金泰和七年太祖皇帝二年春正月丘宻罷詔張巖督視江淮軍馬金布薩揆退師朝廷遂不復慮宻上䟽乞遣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冑為元謀若遣書宜暫免繫銜侂冑大怒罷宻奉祠以陳自强兼樞密使○吳曦反稱蜀王于興州曦即治所為行宫改元置百官僣用乘輿服飾遣董鎮至成都治宫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奉表稱謝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

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黄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名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名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名士如陳咸自髠其鬚史次秦自瞽其目者甚衆

金布薩揆有疾命左丞相完顔宗浩兼都元帥行省事于汴以代之○

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以輔知遂寧府輔遂棄成都如遂寧

知成都府楊輔嘗言吳曦必反及程松逃歸朝廷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皆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内郡無兵可用於是遷延不發曦乃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為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無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其法度焉

金平章政事布薩揆卒于下蔡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號名將相

四川轉運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四川總領所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四川宣撫使司隨軍轉運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且召之巨源至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

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仇敵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旦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于楊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誅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級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僣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术虎高琪奉册於曦未至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

與曦書云傳聞不一深以為疑或以權宜割地姑為保全蜀之計此亦排難解紛之舉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慮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豈不美歟蓋將許其王封也且名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賊者必能討逆佐冑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殺曦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焉

方信孺如金師韓佐冑募可以報使于金帥府者近臣以蕭山縣丞方信孺薦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佐冑名至都堂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詞以荅之佐冑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三月安丙使劉昌國復階州李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張翼復

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敵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好義又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之於是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已而成階鳳州大散關皆復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安丙為副使知沔州許奕為四川宣諭使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沔州即興州以吳曦反故更名治程松棄蜀罪澧州安置○金以完顏匡為左副元帥○夏四月

以陳侗為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侗伸弟也有吏材所至以惠政聞金以赫舍哩子仁為右副元帥○名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復入大散關○太皇太后謝氏崩○五月李好義襲秦州圍皂角堡金珠格高琪來戰好義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六月林拱辰如金通謝也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怨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

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留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大旱蝗 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

秋七月以不儔為嗣濮王○九月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完顏宗浩卒于汴○貶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 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新水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之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

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遝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
朝廷從之復遣信孺往信孺至汴宗浩猶執初議信
孺曰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宗
浩見其忠慨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
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乃
留爲定約遣信孺還信孺至臨安朝廷以林拱辰爲
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
至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
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事非犒
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
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
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
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
即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
幣五萬兩疋犒軍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
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

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
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
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强敵敵
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人皆惜之

葬成肅皇后○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張巖免韓侂胄以
和議未成欲復出師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
督府凡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王柟如金師持書赴完顏匡師所在柟倫之孫也蒙古取夏斡羅孩城

○冬十一月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

罪惡于中外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
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
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
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

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
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
利於社稷帝不荅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恐事
泄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
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
兵見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
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
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
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象祖欲奏審壁
謂事留恐泄乃已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
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夏震呵止于
途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復
命于彌遠及象祖二人乃入宫以誅侂胄事上聞帝
未之信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
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
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

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宫省權震宇内嘗鑿山為治下瞰太廟出入宫闈無有度限顔棫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祓撰荅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勲余嚞請加九錫趙師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嘗之不辭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内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陳自强有罪免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　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治韓侂胄黨與安置鄧友龍等于嶺南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等官秩有差鄧友龍循州郭倪梅

州郭倎連州並除名安置以衛涇僉書樞密院事○立榮王曮為皇太子更名幬赦○十二月以丘崈為江淮制置大使知建康府○罷山東京東京西路招撫司○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僉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離官屏居時事不挂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者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不許凡十二年而復起金翰林直學士陳大任進所脩遼史○金戶部籍今年境內民數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十四

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太祖皇帝三年春正月王柟還自汴柟至汴請依靖康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曰十餘年矣平章軍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柟持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安定郡王伯栩卒○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許奕如金師○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

學士謚忠定

三月復秦檜爵謚○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人先是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黄疇若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書乞梟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不報及王柟還以是為請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决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令副將尹明斲棺取首詔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二人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之地

臨安府大火火凡四日焚官舍二十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内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什去其七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已賴因而縱火為姦

夏四月安置陳自强于雷州○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黄麾立仗受之竿

二首并懸二人畫像于通衢俾百姓縱觀然後漆而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顔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于宋衛涇罷○鄭應龍如金賀生辰也林大中卒○以史彌遠兼參知政事○秋七月召丘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僉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許奕

及金完顔侃來（奕至金金主荅誓書遣侃為宋諭成使來報）九月及金平（完顔侃既入見乃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彌遠既相名用正人故老薹正紹熙誣史褒贈偽學黨人朝廷賴之小康）以伯柷為安定郡王〇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〇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也金主感嗽疾甚篤念已無子而諸叔兄弟多在以永濟柔弱無智能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遂留不遺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與平章政事完顔匡定策奉永濟即位章宗承世宗治平之後正禮樂備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可

觀然娉寵擅朝䟽忌宗室傳授非人金源自此衰矣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十二月錢象祖罷○蒙古滅默爾奇斯部○阿爾拉部降于蒙古

己巳二年金衛紹王永濟大安元年太祖皇帝四年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僉書院事○輝和爾國降于蒙古輝和爾王伊都呼聞蒙古盛強遣使至蒙古議和會蒙古遣阿里雅爾鼐等至伊都呼大喜即使布格蘇等至蒙古謝請率其衆為臣子太祖皇帝大悅遣使謝之伊都呼復奉珍寶方物以獻情好遂篤既而伊都呼朝太祖皇帝于結連河請尚公主太祖皇帝許之因列伊都

呼干諸子中為第五云煇和爾唐之高昌也

夏四月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布薩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章宗內人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布薩端為右丞相

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蒙古入夏靈州夏主安全降太祖皇帝入靈州夏主安全降獻女為好夏自是益衰

秋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宣撫司○詔皇太子更名詢

○冬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謚曰文從考功郎官劉彌正

之議也 蒙古侵金

庚午 三年 金大安二年 太祖皇帝五年 夏皇建元年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金主立其子胙王從恪為太子○秋八月夏人寇金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婁機罷 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金禁傳說邊事 蒙古太祖皇帝怨金主之嘗欲害已也數以兵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國人皇皇遂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 蒙古侵金桓昌撫州

通鑑續編卷十九

通鑑續編卷二十

元 陳桱 撰

辛未 四年 金大安三年 太祖皇帝六年 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 春三月

臨安府大火 火二日乃滅官寺多焚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

西域哈喇婁部降于蒙古○夏四月蒙古侵金

金使鈕祜祿哈達乞和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塔敏珠爾鎮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壤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釁汝何言此敏珠爾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

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因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乃釋敏珠爾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乞和太祖皇帝不許

金命其平章政事通吉遷嘉努參知政事完顏呼沙呼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行樞密院事以備邊呼沙呼即執中阿蘇裔孫也六月余嶸如金不至而復賀生辰也金有蒙古之難不至而還自是宋使多不能達而金使則不廢常禮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〇金通吉遷嘉努完顏呼沙呼禦蒙古于灰河赫舍哩呼沙呼遁還金師遂敗績蒙古

取大同府桓撫州及西北州縣遷嘉努呼沙呼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攻烏月營取之遷嘉努帥衆禦于灰河相持三日太祖皇帝率精騎三千至安定之北呼沙呼即以麾下勁卒七千遯去於是遷嘉努等兵皆敗走蒙古追至翠屏口金師又敗蒙古遂取西京及桓撫州太祖皇帝復遣其大太子卓沁二太子察罕台三太子太宗皇帝諱諤格德依帥兵分取雲内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自臨潢趣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金完顏呼沙呼帥師南還蒙古追之

金師潰于會河堡蒙古入居庸關而去蒙古自撫州進攻奉聖州破之遂至野狐嶺時金招討使完顏紏堅監軍完顏萬努等率兵號四十萬駐于嶺下蒙古兵至或謂紏

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糺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太祖皇帝聞之進兵于貛兒觜糺堅遣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太祖皇帝遂與糺堅等戰金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呼沙呼畏其鋒不敢拒戰退走宣平縣中土豪請為前鋒呼沙呼不能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乃謀走也今敗矣呼沙呼不從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川金兵大潰呼沙呼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自誓迎戰蒙古兵敗而去金主乃止命泰州刺史珠格高琪屯門外

冬十月詔江淮京湖四川謹飭邊

備以金有蒙古之難也十一月金以圖克坦鎰為右丞相鎰為上京留守聞蒙古兵日攻西北上言曰自國家與達旦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瑭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瑭議及桓昌撫沒于蒙古金主始悔之中都戒嚴鎰聞之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克遜鄂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右相鎰至奏曰遼東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

金赫舍哩呼沙呼至燕以為右副元帥師次于媯川呼沙呼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

殺漆水令至中都金主不問其罪而以為副元帥呼沙呼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三千人屯嬀川呼沙呼不悅

金通吉遷嘉努免貶完顏呼沙呼為咸平路兵馬總管

㕛河會河之敗金之精鋭皆盡衆謂二帥必誅及遷嘉努止除名而呼沙呼降官由是將士不用命矣

金益都盜楊安兒寇掠山東州縣

初益都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安兒安國因以自名泰和中金人南伐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縣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刼州縣殺掠官吏安兒以其舅劉全為帥展徽王敏為謀主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張正忠孫武正等為將山東大擾

壬申五年金崇寧元年太祖皇帝七年春三月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蒙古之難也金赫舍哩呼沙呼有罪放歸田里呼沙呼欲移屯南口上言曰蒙古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蒙古取金宣德府太祖皇帝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坎墉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太祖皇帝與奇珠駙馬復攤楯以登而射之金人潰太祖皇帝始得脫身走四太子睿宗皇帝諱圖類因盡取德興府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夏五月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旵嗣昊旵尋卒無子其壻陳日㷆遂主國事昊旵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㷆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

二十餘年而亡金以空名敕牒募人買之○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金泰始盜劉二祖寇掠淄沂州○秋七月雨太廟屋壞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太祖皇帝八年春正月宇文紹節卒○三月樓鑰罷○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五月金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城北○夏人寇金保安州慶陽府○金完顏綱及蒙古戰于縉山金師敗績元帥右監軍珠格高琪屯縉山

以備邊善撫士卒皆樂為用及蒙古兵將至左丞完顏綱行省事于縉山圖克坦鎰曰高琪在彼行省不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彼之功即公之功矣綱不從果大敗敵勢益張秋八月金呼沙呼弑其主永濟九月昇王珣立以呼沙呼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呼沙呼帥士三千屯中都城北與其黨完顏綽努富察魯沁烏庫哩達喇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呼沙呼日務馳鶩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呼沙呼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八月壬辰中夜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蒙古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此乃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名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遇之於馬上手刺殺之并其從者護衛十人

長完顏賽古納聞亂名兵五百迎戰而死進至東華門護衛實呼奇爾等納之呼沙呼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台聲伎與親黨會飲癸巳以兵逼金主出宮乘素車至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為内職掌寶璽呼沙呼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呼沙呼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百餘人丞相圖克坦鎰時以墮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呼沙呼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呼

沙呼然之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誘完顏綱還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使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甲辰王至燕即位珣本名烏達布顯宗庶長子蒙古使伊埒濟如金議和且請昏也金以圖克坦鎰為左丞相○閏月金主立其子守忠為太子○金追廢其主永濟為東海郡侯○冬十月蒙古復使伊埒濟如金○金珠格高琪及蒙古戰于燕城北金師敗績蒙古遂圍中都太祖皇帝兵至懷來鎮金元帥右監軍珠格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太祖皇帝留克特卜齊等帥軍守之而自以衆趍居庸關金人堅壁拒之太祖皇帝不得入乃命哲伯帥兵趍紫荊口

距中都二百里呼沙呼欲誘之南至涿易聚兵擊之及蒙古兵至金戍卒奔潰克特卜齊以兵會太祖皇帝攻破涿易至皂河之内欲渡高橋呼沙呼方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呼沙呼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呼沙呼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呼沙呼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師大潰蒙古兵進圍燕京

金珠格高琪還自師殺赫舍哩呼沙呼金主命暴呼沙呼之罪以高琪為左副元帥

高琪戰敗自度必為呼沙呼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呼沙呼之第呼沙呼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呼沙呼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蒙古取金涿州○十一月夏人寇金會州○蒙古徇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十二月夏人陷金涇州○蒙古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太祖皇帝留奇塔特及哈坦次燕城之外分所降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蒙古兵為三道命太子卓沁察罕台諤格德依三人分將循大行而南攻河北河東諸州時中原諸路之兵金皆僉往山後一帶防遏州郡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兵至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認由是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皆不戰而降蒙古兵遂由真定威州趍黄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别將富察等亦導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而太祖皇帝自將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

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真德秀如金不至而復賀即位也

甲戌七年金貞祐二年太祖皇帝九年春正月章良能卒○蒙古徇金彰德府知府事鴻果玖珠死之徇懷州節度使宋扆死之○二月金使完顔承暉乞和于蒙古太祖皇帝還自山東次于中都城北金平章政事高琪言于金主曰蒙古人馬罷病當乘此一戰承暉曰不可我軍雖在都城家屬則居各郡其人心去留未可知若出兵與戰敗則俱散勝則亦已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盍遣使議和得彼出居庸關後國乃可議耳金主然之乃遣承暉往乞和且許以公主歸之金銀繒帛各萬兩匹太祖皇帝許之蒙古使伊埒濟薩巴如金納幣也蒙古穆呼哩侵

金遼西州縣○三月名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以董居誼為四川制置使丙未至改知潭州○金人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遺歲幣故來督之起居舍人真德秀以為不宜與從之蒙古使伊埒濟薩巴如金逆女金以東海郡侯女歸之是為公主皇后金命諸人納粟買官○蒙古取金嵐州節度使烏庫哩仲溫死之○夏四月金及蒙古平太祖皇帝既成婚乃出居庸北還金主使承暉送之至麻池而返遂以蒙古允和大赦國內蒙古勢日强大然止居故地壤金以布薩安貞為諸路宣撫使時山東州縣多被兵燹河東河北惟真定

清汾大名東平徐邳海數郡僅存蒙古兵既退乃以安貞宣撫安集遺黎

金尚書左丞相圖克坦鎰卒　蒙古兵退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明敏方正問學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衛王之弑蒙古之難轉危為安惟鎰是賴焉

蒙古置行尚書省于宣平以薩瑪哈領其事　統金降民

蒙古穆呼哩徇金大定府烏庫哩音達理以城降之

穆呼哩進兵北京金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于花道而敗入城固守裨將完顏實埒高德王殺銀青推音達理為帥音達理遂舉城降之穆呼哩怒欲坑其民蕭額森諫曰遼西以北京為重鎮當撫之以慰衆

望奈何坑之移呼哩乃止以音達琿榷北京留守烏葉爾榷兵馬帥府事蒙古徇金霸州守將史天倪蕭伯特帥所部降之○五月金主遷都于汴命平章政事完顏承暉奉太子以守燕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穆延盡忠奉太子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七月乙亥金主至南京蒙古太祖皇帝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糺軍反奉扎達等為帥降于蒙古秋七月蒙古使明安帥師會之遂同圍燕金主之南遷也至良鄉命護衛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糺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遜而共

推扎達及伯勒齊爾扎拉爾三人為帥非還完顏承暉閒變以兵阻盧溝扎達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於蒙古太祖皇帝方恐金之南遷遂遣明安拔扎達扎達合其兵以圍燕京

以鄭昭先僉書樞密院事○夏人請會師以伐金不報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董居誼以初入蜀不報

八月金主名太子守忠于燕蒙古兵圍中都金主遣人名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蘇呼以為不可平章珠格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蘇呼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名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夏人寇金慶原延安積石州○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冬十

月蒙古兵徇金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蒙古取金成州○十二月蒙古兵徇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金石天應以興中府張鯨以錦州降于蒙古○嗣秀王師揆卒○金濰州紅襖賊李全寇掠山東州縣

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蠭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為李鐵鎗金主自遷汴賦歛益横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用安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乙亥 八年 金貞祐三年 太祖皇帝十年 春正月以師禹嗣秀王 師禹師揆弟也

夏人寇金環州○金右副元帥富察齊勤叛自通州以其師降于蒙古○金太子守忠卒○二月雷孝友罷○金以穆延盡忠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金布薩安貞討楊安兒安兒敗死其黨奉安兒妹以掠山東

楊安兒之衆日盛鈔掠莒密布薩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鴻果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安兒妹四娘子狡獪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掠食山東衆尚萬餘

三月金瓜爾佳錫爾格斬劉二祖餘黨復推霍

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安定郡王伯柷

辛〇夏五月金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自殺穆延盡忠棄城南奔蒙古入燕立行中書省以守之蒙古兵圍燕承暉以左丞穆延盡忠久在軍旅委以心腹而已總持大綱期以保完都城及富察齊勤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兵三萬九千中丞李英運糧救之承暉遣間使奉礬書奏曰齊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兾有濟永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蒙古兵遇而潰李英收清滄義軍數萬以進遇蒙古兵于霸州英馭衆素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而還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時珠格高琪居中專政

忌承暉成功諸將又皆顧望雖屢遣援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完顏蘇呼上書備言高琪滅亂紀綱戕害忠良不欲國家平治之罪請逐之金主不能用中都被圍既久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名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二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大畧論國家至計及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名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師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知仰藥死矣家人忽忽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

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返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太祖皇帝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師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殺之

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僉書樞密院事○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金改交鈔為貞祐寶券

自泰和以来交鈔日多而輕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二百貫千貫謂之大鈔初雖稍重未幾益輕而愈滞市邑視為無用之物富家内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更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至是改

交鈔名貞祐寳券而弊如故　八月金命參知政事侯摰行中書省于河北○金置行省于陝西行樞密院于徐州歸德府元帥府于東平益都太原潞州行總管府于要害州縣時盜賊所在蠭起故也　九月金定縣官募民進糧遷官令司縣官能募民進糧五千石以上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遷一官減二資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

金定敗敵功賞令隨處主帥及官軍義軍將校有能率衆復取中都者封王遷一品階授二品職能戰却敵善誘降人取附都州縣者予本處長官散官隨職遷授餘州縣遞減二等諸色人以功賜國姓者能以千人敗敵三千人賜及緦麻以上親二千人以上賜及大功以上親千人以上賜止其

家又以空名宣敕付陜西宣撫司遷授冬十月夏人寇金保安延安陷臨洮○金命尚書左丞相布薩端兼都元帥行省事于陜西樞密副使布薩安貞行院事于徐州○金以衍聖公孔元措為太常博士金主以元措聖人之後山東冦盜縱横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絶之也故有是命蒙古薩哈侵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太祖皇帝次魚兒濼遣薩哈巴圖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硼輙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名花帽軍於山東十月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乃還陜州自三門析津

乘河氷合布灰引兵渡還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太祖皇帝欲許之謂薩瑪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薩瑪哈不肯遣人謂金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主為王故議不成時兩河已為蒙古所殘毀山東遼東又為羣盜所據金勢既蹙遂有南竄淮漢之謀宋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蒙古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横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已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二聖荼

毒我燕民自開闢以來播遷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觀蒙古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盖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覘吾之所荅乎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強敵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劉石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媮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部遂萌飲江之志今新敵鴟張盡有河朔楊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部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茍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

度外養成深患也十一月以伯澤為安定郡王○金以王世安為淮南招撫使世安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招撫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宋官自是南侵之謀興矣夏人冦金綏德○蒙古兵徇金彰德知府圖們色哩死之○十二月蒙古兵徇金大名府○蒙古殺張鯨鯨弟致據錦州反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托果琳齊哩克南征鯨懷反側穆呼哩覺之令蕭額森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留不進額森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吏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龍遣兵徇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郡皆下之穆呼哩帥先鋒蒙古巴哈權帥烏葉爾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

丙子 九年金貞祐四年　太祖皇帝十一年 春正月蒙古取金曹州○金立遂王守禮為太子更名守緒控制樞密院事○二月蒙古圍金太原○金以胥鼎為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蒙古取金霍山諸隘○夏五月金以尚書右丞侯摯行省事于東平○六月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金改宣撫為經畧使○秋七月金侯摯斬賊郝定摯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等州有衆數十萬官軍不能討摯帥師進擊執定誅之八月金定僧道納粟補

監寺威儀之令○夏人寇金安塞堡○蒙古徇金延安及防代州經畧使鄂屯綽華善死之○冬十月蒙古取金潼關節度使呢瑪哈富勒呼死之○蒙古兵徇金汝州○十一月蒙古兵次于沔池金右副元帥富察伊爾必斯奔還○十二月金以珠格高琪為尚書右丞相時蒙古進兵至陝州自關已西皆列營柵連亘數百里次嵩汝間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

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外郡蒙古兵殘廢不復憂恤金主惑之以故國勢益衰

徇金平陽太原大名府○蒙古穆呼哩圍錦州殺張致

穆呼哩以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葉爾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之蒙古巴哈以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穆呼哩穆呼哩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自守月餘其監軍

高益縛致出降移剌哩殺之遂西平陳伯震如金○金胥鼎會師敗蒙古于平陽鼎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喇阿嚕岱圖克坦伯嘉帥兵萬五十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薩固珠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既應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集津北渡而還至平陽鼎敗之金人復取潼關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太祖皇帝十二年春正月○蒙古徇金觀州○

二月金造貞祐通寶自百至三千等之為十凡一貫當寶券千貫聽各路轉運司印造與舊券參用而鈔愈賤陳伯震還自金伯震將還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

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自金有蒙古之難宋不遣歲幣者六年珠格高琪又以境土日蹙勸金主南侵以自廣金主曰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言不已金主惑之故於伯震之陛辭言及以為用兵之端

蒙古徇忻代州○金尚書省乞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不許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留守兼經畧使知中山府河北隊長苗道潤有勇畧敢戰闔能得衆心時河北羣盜起道潤擊之畧定城邑五十餘所故有是命

三月金以武仙權知真定府事金主命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鈕祜祿貞文振及威州刺

史武仙所部精鋭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圍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故有是命蒙古徇金霸州○夏四月金使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分道南侵至安昌王辛敗之乃去詔江淮制置使李珏京湖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宜行事薩布破宋兵于信陽隴山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戚允升殺之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至光山縣之安昌砦為廬州鈐轄王辛所敗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絶詔三制置措置調遣便宜行事趙方請下詔伐金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金以元帥左都監完顏寓行府事督苗道潤等圖復燕京○金侯

摯使完顏霆敗霍儀斬之其黨皆潰○五月復漣水縣○蒙古取金沔城守將任福死之○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詔畧曰金人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兎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嗣濮王不儔卒○應純之使高忠皎沈鐸伐金圍泗州及靈璧東海確山縣初楊安兒之寇掠山東也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非人至者輙舍之鐸因説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北方來者莫可遏及下詔伐金純之以沈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

忠義民兵分道伐金定遠民季先以李全來歸高忠皎會其兵伐海州不克初李全聞楊安兒之妹四娘子保磨旗山因帥其黨歸之四娘子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已而為完顏霆所敗全收其衆與楊氏及劉全保東海之峒山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厮養也嘗隨佑部綑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季先至山陽寅緣沈鐸得見應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機察諭意羣豪至是遂以全衆五千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九月蒙古徇金隰沁州太原中山府取磁淄濱棣博沂州○冬十月金以河南為中京金昌府○

金命唐鄧蔡州行元帥府南侵金主以宋遺兵數犯其境及歲幣不至將

南侵右司諫許古上疏曰若能先遣使議和則蒙古聞之亦將斂迹豈宜用兵以益敵耶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可乃止而詔唐鄧蔡州舉兵伐宋平章政事胥鼎切諫珠格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畏蒙古之逼專意南侵以避之有所言皆不用

十二月募民納粟補官軍興故也

蒙古徇金潞州都統馬甫死之取密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蒙古取金益都府○金阿林入湫池堡天水軍遂據大散關○李全襲金莒州取之李福取青州福全兄也

蒙古以穆呼哩為太師魯國王經畧山南太祖

皇帝以穆呼哩功大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帥蕃漢軍攻掠城邑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民州人趙瑨乞以身贖其母與兄穆呼哩哀而免之蠡人得全活甚衆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涼州○蒙古哲伯伐奈曼庫克楚敗之○蒙古太子卓沁伐烏蘇展哈努森達蘭烏克遜特們呼雅伊楞古等部皆降之

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太祖皇帝十三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應純之見李全

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史彌遠鑒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江淮制置使李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放錢糧萬五千人以沈鐸為忠義副都統於是東海馬良髙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而季先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鐸亦招楊友劉全來歸　二月金人焚大散關○金阿林入皂郊堡王師死者五萬餘人金薩布圍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均州守臣應謙之棄城走　三月額爾克入光化軍○金人焚湫池堡○王逸帥四川忠義人復皂郊追金阿林斬之伐秦州至赤谷而潰王逸帥忠義十萬及官軍復皂郊遂進攻秦州至赤谷口逸傳沔州都統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金烏庫哩長壽

入西和州夏四月入成州及河池縣復侵大散關興元都統吳政敗之金人乃去○五月詔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金洪果阿嚕岱襲敗李全于莒州○夏人寇金鄜延○蒙古徇金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金賈瑀殺其中都經畧使苗道潤元帥右都監張柔會師伐之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而敗柔遂降蒙古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道潤素與副使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顛于道左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掖道潤道潤憊絶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奪槍大

呼殺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間道以聞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已除道潤而公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吾深敬之柔怒叱其使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主帥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名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它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金石州賊馮天翔敗死其黨安國用降以國用為同知孟州事○秋八月金

以李奇嚕權中都路經略使○蒙古穆呼哩帥蕃漢糺軍自太和嶺徇金河東遂取代隰州○九月安定郡王伯澤卒○蒙古穆呼哩取金太原府元帥左監軍烏庫哩德升死之取汾州節度使烏雅恩徹亨死之○李全復密州○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徇金絳潞澤州取平陽行省李革死之穆呼哩圍平陽參政李革禦之兵少援絶城遂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富拉塔死

之○十二月金使呂子羽來求成至淮不納而去金主欲乘勝與宋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宋人不納遞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以布薩安貞為左副元帥○金主使其太子守禮會師南侵○戶部獻今年境內民數戶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二

己卯十二年金興定三年太祖皇帝十四年春正月召董居誼還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金人侵西和知州趙彥吶敗之○金人焚成州○金人入鳳州夷其城○金人侵

隨均州信陽光化軍○金人圍光濠滁州棗陽安豐軍○呉政及金人戰于黄牛堡死之金遂侵武休關

二月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走○趙方使扈再興救棗陽金完顔薩布敗走 棗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説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帥兵三萬救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復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祥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死者不可勝計金

人入興元府大安軍張威敗之乃去○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以任希夷僉書樞密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開濟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吕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頥程顥程頥張載尚未贈謚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絶學之倡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金人入洋州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逃歸○趙方使扈再興伐唐鄧州○夏人以書請會師以伐金詔利州安撫使丁焴許之○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金人焚洋州○閏月金命權中都經

署使李奇嚕治雄霸以東權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治易州以西之地○賈涉使李全救淮西大敗金人于化湖陂又敗之于曹家莊安豐軍滁光濠州圍皆解詔加全廣州觀察使金人取淮西既久江淮制置使李珏遣師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麻城自濠州攻和州之石磧自盱眙攻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之游騎遂至東采石揚林渡建康大震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賈涉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忠義軍統制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李先葛平楊德廣趍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約赫德駙馬阿哈

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觧諸州之圍而去金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詐云殺駙馬阿哈所獲者涉不之察為請于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

金完顏薩布復圍棗陽○金布薩安貞自盱眙退師○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出奔福遂掠閬果州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劍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名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来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曾從龍罷○復以安丙為四

川宣撫使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𡌴亦皆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為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蜀民心始自安

金築汴京裏城初珠格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顔阿拉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柔取金雄易安保州次于滿城金武仙會師伐之敗績柔

遂圍中山府金河東北郡縣多降之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安保諸州柔猶不忘苗道潤之讎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瑀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軍士適它出帳下士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挾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仙兵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頷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五月張

福陷遂寧府及普州六月安丙討福誅之五月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六月甲申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蘇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丙命斸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命班師而還治于利州

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而還金人圍棗陽孟宗政固守相持者九十日扈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逐中蒺藜者十踣七八遂却走再興追至十五里岡巳而金人薄城東南隅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金人大敗完顏額克引衆數萬復薄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

走金人爭壩因急擊之金人多墮水中既而金人捌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着鐵面具披氈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感兵日薄城宗政隨方拒之金人屢敗愈怒戰益力會王大任帥銳卒冒重圍轉鬬而進內外合勢軍勢大振自晡至三更金尸橫積草野棄旗甲輜重而走宗政等追之又敗之于范家莊擒獲不可勝計自是再興宗政等日與之戰遂進破順昌縣淅川鎮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没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循吏云

嗣濮王不標卒○丁焴復以書約夏人以

伐金○秋七月李全復齊州○八月蒙古取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取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金中山治中王善殺權知府事李仲以叛○九月以李大東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罷江淮制置司初山東忠義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李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

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乃命涉為淮東提刑知楚州兼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喻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而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省費十三四及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主管淮東蒙古徇金東勝州節度使伯特烏色死之○蒙古穆呼哩次師于單州○蒙古太祖皇帝伐西域諸國○張林以金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初蒙古克益都不守

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以歸金以功為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宋以自固而未决會李全自齊州還維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説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乃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歸宋其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至賈涉以聞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賈涉因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

冬十二月四川宣撫司復洮州○詔諸將議伐金及招諭中原豪傑○趙方使扈再興

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國宗政東趨唐州再興西趨鄧州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全以大雪淮水合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以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氷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菼炬數百齊舉遥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尚書右丞相珠格高琪有罪伏誅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惡儒喜吏務行苛察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材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

地又以巳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伐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輙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薩布殺其妻因歸罪于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因其事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還汴欲置乣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博多厚撫乣軍而博多輙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扎達之難而中都以亡故金主嘗歎曰壞天下者高琪博多二人也

蒙古伐高麗高麗王瞰降之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徑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之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王瞰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絶

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太祖皇帝十五年春正月扈再興圍鄧州金人救之乃還○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獲趙興兒○

許國伐唐州不克而還○以不淩為嗣濮王○夏人復以書來議伐金○金以武仙遥領中都留守○三月金以高汝礪為尚書右丞相平章政事胥鼎致仕○金紅襖賊于忙兒襲海州據之○夏四月賈涉招諭豪傑于山東兩河○蒙古徇金孟州○金封王福伊喇衆嘉努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完顔開燕寧九人為郡公並兼宣撫使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翰林承旨圖克坦

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伊喇光祖等三人謂度太原之勢雖墮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决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金主曰它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之有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蓨縣隷之河間招撫使伊喇衆嘉努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隷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真定有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

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營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㩲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從宜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强唯武仙耳

五月蒙古徇金陝州兖州泰定軍節度使烏延威赫死之○六月賈涉誘漣

水軍忠義副都統李先殺之其下奉石珪為帥以拒

命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宋諸將之心以李先威望出巳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六偫武京東路忠義鈐轄誥命及印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諂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珪不受而叛蒙古楊在取金大

名府開州及東明長垣縣○蒙古穆呼哩取金嵐絳

州遂侵河中府不克○秋七月金使烏庫哩仲端如

蒙古求成○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崮以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

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以兵圍之實挈老幼壁于青崖崮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宋使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九郡歸宋賈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説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以三千人被金銀甲赤幟逆壕躍馬索戰不得乃與林夾汶水而砦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

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斡布哈貫銀甲揮長槊感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突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以鎮江軍五百懷憤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由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未幾復還楚州張林侵金滄州王福以城降○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安丙使王仕信帥師會夏人以伐金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鳳翔委丁焴節制次于鞏州以俟夏人夾攻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夏人陷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行成○蒙古穆呼哩次師滿城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之穆

呼哩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武仙副之穆呼哩至滿城使蒙古布哈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武仙遣葛鐵槍攻臺州蒙古布哈與之遇葛鐵槍戰敗武仙度力不能支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也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穆呼哩善之即下命禁剽掠遺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州郡聞之咸爭降附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王仕信帥師會之不克遂還九月夏遣其樞密使甯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促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發下城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巳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

於是諸將遲疑不進辛丑賀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臨川鎮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壬子程信與夏人復攻城不克信引兵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程信以宣撫司命斬王仕信于西和州

夏人陷金定西西寧州○蒙古使達呼如

金○冬十月金封紅襖賊帥時青為滕陽公

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命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李全降宋青心羨之亦帥衆叛金而南宋處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赫舍哩烏雅特遣人招全及青全不從而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加青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

撫使而未授以邳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入金濟南府嚴實以彰德大名府磁洺恩博滑濬州降之穆呼哩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管穆呼哩既戰士卒州郡悦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上謁於軍門挈所部三府六州戸三十萬以降穆呼哩承制以實為金紫光禄大夫權濟南等路都總管實將李信以青崖附于宋實母妻死皆死

蒙古穆呼哩圍金東平府馬實攻信復取青崖𡾊金兵二十萬聚于黄龍岡聞穆呼哩在濟南衆未大集遣步卒二萬襲之穆呼哩迎戰金兵敗穆呼哩遂薄黄龍岡金兵盛列于城北穆呼哩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又大敗溺死于河者以萬數穆呼哩遂陷黄龍岡進取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太祖皇帝克鄂托羅爾

城太祖皇帝入西域避暑于頁實勒提斯河至秋進兵所過城皆下至鄂托羅爾城留二太子三太子圍之而自與四太子別攻城十一月城降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楚材遼東丹王烏雲八世孫而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太祖皇帝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名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讎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耶太祖皇帝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太祖皇帝征西域次于塔什干城楚材以金大明歷不應制庚午元歷上之太祖皇帝以楚材明天文之占屢有問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太祖皇帝亦燒羊髀骨以符之然後行

十二月石珪以其衆叛降于蒙古賈涉命李全併

將漣水忠義軍蒙古以珪為元帥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伎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穆呼哩以珪為元帥珪即石晝虎也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凡萬一千人而月給萬五千人之請涉畏全不敢覈實全益得志

蒙古穆呼哩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索囉呼圖克師師次于東平金兵固守東平不下穆呼哩謂嚴實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綏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大事也乃留索囉呼圖克以蒙古兵屯守東平以實權行省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非還

金

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金復故主東海郡侯永濟為衛王諡曰紹仍加開府儀同三司　得恭膺天命寶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得于金師也

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太祖皇帝十六年春正月李全襲金泗州入其西城二月金赫舍哩約赫德來救全敗乃還○金會師于蔡州以南侵布薩安貞遂圍光州詔淮東京湖諸路禦之三月金人入黄蘄州而去扈再興敗之于天長鎮夏四月李全大敗之于淮上○金東莒公

燕寧及蒙古戰寧敗死○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蒙古取金東平府命嚴實石珪分治之東平被圍既久援者不至糧道復絕其民東徙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守將和立綱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索囉呼圖克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薩里台以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晝虎移治曹州

六月詔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封祁國公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為皇子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為秉義郎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而布壚之子也家于紹興山陰縣母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

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與越僧同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天錫過之保長知其為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且念其行又相當及還臨安以告彌遠彌遠命名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邸後可冀也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里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名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以至臨安天錫母朱為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及貴和立為皇子

乃補與旹秉義郎年十七矣與旹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與旹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欽容彌遠益畏之

秋七月以賈涉為淮東制置使○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僉書院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昉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

顒以與莒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加貴誠果州團練使○蒙古太祖皇帝圍西域塔里哈寨太祖皇帝住夏於西域蘇勒坦汗所避暑之地至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龍哈什城四太子攻伊拉袞綽和爾瑪勒齊里克瑪勒齊阿喇斯等城而自將兵踰鐵門關以攻特爾默及巴喇勒哈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哈寨九月立貴誠為沂靖惠王柄後○冬十月復滄州○復以齊州為濟南府兖州為襲慶府○夏人復以書乞會師伐金○金太醫侯濟張子英除名侯濟張子英治金主孫疾用藥瞑眩孫不能任遂死有司論二人當誅金主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以朕

孫故而殺人所不忍也杖七十除名

蒙古穆呼哩伐夏夏人以師會之遂取金葭州徇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八月穆呼哩至天德

監國公主遣其臣習里吉思勞之且享將士穆呼哩遂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穆呼哩於河南獻奉甚厚且遣塔海甘布將兵五萬屬焉十月穆呼哩引兵東行自雲中歷太和寨以入葭州命石天應權行臺以守葭而自將大兵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十一月穆呼哩進攻延安迷僕始贄馬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哈塔敏珠爾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趣之約半夜伏發穆呼哩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

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乘其後皷聲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洛川鄜州夏人寇金定西積石州○師焚賴州○蒙古入金潼關○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以京東叛降于蒙古蒙古以林為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宋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

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船艫舟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非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爾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為山東東路益都府滄景濱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十二月鄭昭先罷○閏月苟夢玉如蒙古通好也金更作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蒙古侵鄜州節度使完顏禄錦

鈕祜祿資祿都監赫舍哩鶴壽富察羅索死之○蒙古穆呼哩取金坊州遂徇隰吉州○蒙古使昂哈濟蘇來○蒙古蘇布特敗欽察部于玉峪

壬午　十五年金元光元年　太祖皇帝十七年　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之寶于大慶殿大赦○二月李全復泗州○金完顏額爾克時全南侵至固始而去夏五月次于淮師襲敗之金人誅時全金主以宋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額爾克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僉樞密院事時全副之以伐宋由潁壽進渡淮敗宋師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

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時青受宋詔與金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額爾克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額爾克及諸將佐勸止之全不從留三日額爾克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宋師襲之金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没金之兵財由是大竭

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為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為邵州防禦使

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薫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决配八千里又嘗指宫壁輿

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大小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日媒蘖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蒙古

穆呼哩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及哈昭帥師戍于隰吉翼等州○知濟南府种贇伐青州張林敗走李全入城據之○六月俞應符卒○蒙古太祖皇帝克塔里哈寨遂屠容拉城大掠實都而還○蒙古穆呼哩取金牛心寨知吉州楊貞死之時金於牛心寨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拏先墜崖已從之皆死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而去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强弱　秋七月蒙古穆呼哩徇金青龍堡平陽公胡天作降之穆呼哩遂趨關中使蒙古布哈守

京兆以備潼關按察爾次于晉安冀州之境○九月彭義斌帥師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降○以宣緡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僉書院事○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府以石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穆呼哩渡河所過州縣皆下遂取蒲州名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我欲選一首領而不可得君才畧絶衆幸為鎮之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處帥府皆受節度金王庭玉復曹州殺蒙古石珪○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徇金同州節度使李復亨完顏額

爾克死之○蒙古穆呼哩徇金鳳翔府○赦京東河北路以其新復故也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初李全每立戰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賈涉以為不可及加節鉞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蒙古太祖皇帝滅回回國其王走死太祖皇帝征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太祖皇帝命蘇布特逐之及于輝里河敗之回回王夜適蘇布特將萬騎由不罕川追襲回回王逃匿海嶼蘇布特分兵守其要害回回王進退失據不旬日而庚死太祖皇帝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軍宜早回太祖皇帝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

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太祖皇帝即日班師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乾定元年春正太祖皇帝十八年

月金侯小叔復河中府殺石天應蒙古穆呼哩復取之

穆呼哩攻鳳翔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復取河中以天應子鄂克代領其衆以守城而造浮橋引師駐終南為屯田住夏之計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噜岱守河中阿噜岱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噜岱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㫖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噜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

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二月嗣秀王師禹卒○三月蒙古太師魯國王穆呼哩卒于解州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行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岱遜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及而卒年五十四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博爾歡齊拉袞俱以忠勇事太祖皇帝太祖皇帝號為都爾本庫魯克猶中國言四傑也太祖皇帝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穆呼哩與博爾濟張氈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濟從太祖皇帝征伐立功甚多每警夜則太祖皇帝安枕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贈太師廣平王博爾歡從太祖皇帝身更百戰竟死于陣位終第一千戶奇拉袞功業與三人者等然中

原之功穆呼哩為第一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集賽出官則為輔相焉 夏五月蒙古初置達嚕噶齊監治郡縣太祖皇帝循賓默里河而上命三太子循河而下至薩木丹城降之遂留住夏于怕爾滿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扣肯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嚕噶齊於各城監治之振旅東還所過皆附 苟夢玉還自鐵門關○金作元光重寶元光珍貨珍貨以綾印製與銀鈔並用 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卒以丘壽邁攝制置司公事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友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

乃數稱高友等之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必併名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感之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上言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以自留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巳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七月夏人寇金積石州○八月金納哈塔瑠格殺行省蒙古綱據邳州以叛李全帥師會之不克進乃還青州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哈塔瑠格殺行省蒙古綱據州反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附宋李全麾下周岊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李二措納喜兒而因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趣青州金行院總帥雅

烏特討留格殺之復其城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嗣濮王不淩卒○以許國為淮東安撫制置副使無知楚州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名國入對國即上疏極言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遂易國文階以為淮東制置命下聞者莫不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閫闈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李全于青州全大不樂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名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名大臣傳

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然後即位於柩前宣宗在位孜孜以繼述世宗為志勤政憂民形於顏色然而境土日蹙盜賊羣起者良以性本猜忌崇信暬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常任相非人臨事寡斷南開宋衅西啓夏侮捐棄中原招來多敵其淪胥以亡宜哉

蒙古伐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自號上皇○蒙古蘇布特滅欽察烏魯斯薩里等部大掠西蕃邊部而還

甲申 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太祖皇帝十九年 春三月名崔與之為

禮部尚書以鄭捐之爲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而祠焉金尚書右丞相高汝礪卒汝礪循默固位金主立諫官乞黜之金主曰汝礪先帝所立以爲相者又可黜耶又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殺之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雖譏訕不可殺也唯以君門非笑哭之所杖而遣之金以張行信爲尚書左丞行信初爲參政惡高琪之專每裁抑之高琪忌而出之至是復召用金使李唐英來輸平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伊喇莽阿率兵至光州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秋七月以師嵒嗣秀王〇八月帝有

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子更名昀閏月帝崩于福寧殿昀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封皇子濟國公竑為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八月

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荅以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于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茍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

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令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為然已而遥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夏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寧宗恭儉守文

初年以舊學輔道之功名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内蓄羣姦指正為偽外排强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於外楊后竊政於内帝拱黙不能自强惜哉

封兄濟陽郡王竑為濟王出居湖州○九月名傳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直學士柴中行為右文殿脩撰並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帝既立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於是帝謂宰輔曰傳伯成楊簡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故有是命簡辭不至簡嘗師陸九淵篤學力行其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人敬慕之

以禮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戸部侍郎陳德剛中書舍人真德秀並兼侍

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政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塈並兼侍講初德秀為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權貴且卷卷於復讎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名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德剛伸子也

以真德秀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枏劾了翁狂妄了翁遂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及韓侂胄敗史彌遠用事收召諸賢了翁預焉力辭不至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禮義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

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攺起居郎追封宗室希瓐為榮王妻全氏為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帝之本生父母也冬十月嗣秀王師嵒卒○夏及金平始用敵國禮夏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搆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倚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主許之遂以夏國脩好詔中外而遣禮部尚書鄂屯良弼報之十一月以葛洪同僉書樞密院事

通鑑續編卷二十